

秋瑾全集

笺注

【原著】秋瑾◎【辑注】郭长海 郭君兮

吉林文史出版社

秋瑾全集

笺注

【原著】秋

瑾

【辑注】

郭长海 郭君兮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秋瑾全集笺注/郭长海辑注.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11

ISBN 7-80702-000-8

I. 秋... II. 郭... III. ①秋瑾(1877~1907) - 全集②秋瑾全集 - 注释 IV. I215.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129 号

Qiu Jin QuANJI Jianzhu

秋瑾全集笺注

郭长海 郭君兮 辑注

责任编辑:徐 潜

封面设计:李岩冰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375 印张 2 插页 400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长春市华艺印刷厂印刷 印数:1-1 200 册 定价:38.00 元

ISBN 7-80702-000-8/I·1

天津《大公报》1903年
10月15日
(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广告版上刊出的秋瑾诗。

京師衛生女學醫院敬謝贈詩

昨承湘中王都顯夫大雅贈詩什鑒荷(王君姓處未詳其名字)以推譽此致謝原詩錄後
見盧和教世心真一片婆心爲後生開覺路常聞脫手起沈痾在秋園謹就正稿
贈我爐杯擎出活人多 俚句戲博 廖太夫人晒紋 秋園謹就正稿



原八册



《影印秋瑾亲笔字据》中所收《同胞苦》末段。“见青天”三字被清吏印章所覆盖。



《影印秋瑾亲笔字据》中所收秋瑾《泛东海歌》手迹。

自別西湖後，每三六半年南轅兮。
北轍東道復西馳，膝下貽謀晚景。
前歷藉先封侯，真萬里快着祖生。
鞭

壬子年吟壇題主

惜時陰主人未盡作

前 言

1902年的夏天,秋瑾随同丈夫到北京去供职。他们乘坐的轮船驶离了上海,在大海中行进。秋瑾不禁诗兴大发,她信口吟道:“望远胸襟畅,凭窗眼界宽……”当轮船驶抵大沽口时,她余兴仍未减:“咫尺皇州近,休歌行路难!”不料,这时真的遇上了一难:

岸上,由外国人把持的海关,要上岸人员进行病疫检查,不分男女老幼,都要脱光全身。这可难坏了秋瑾。不仅如此,那个外国狗东西竟然走上前来对秋瑾动手动脚,气得秋瑾大哭起来。幸好有一位中国官员,从中打了圆场,一场羞辱总算是避免了,但是,全船却是一片哭声。就这样,在秋瑾的心中深深的打上了烙印:“国破方知人种贱”、“亡国悲歌泪涕多”……

这一次打击是沉重的,秋瑾的思想深处又起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原来她只以为,世界上最可恨的便是她的丈夫家,那个封建大家庭,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可是,自己毕竟还有一些人身自由!现在,这些外国狗强盗,竟是这么歹毒,这么坏,那些女同胞却眼睁睁的褪去了衣服,天下还有比这更离奇的事么?人间还有比这更受摧残的事么?

奇耻大辱埋入了心底,当然是要生根,要发芽的。秋瑾由此悟出一番大道理,当然能写诗词的秋瑾,诗词的内容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

少女时代的秋瑾,在母亲的指导下,除了女孩儿家的女红之外,

特爱学习,尤其爱读书,作诗。一本《列女传》对她影响很大,那鲁国的漆室女,那晋朝的宣文君,等等。从中,她知道了许多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的女性。但是,她更爱读诗。启蒙用的《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她都读得烂熟了,再也不能满足她的要求了,她开始读杜甫的诗,李白的诗,陆游的诗。尤其是杜甫,她真的喜欢极了,不但背会了许多名篇,而且连一些较为生疏的篇章也曾涉猎。她懂得了诗的格律,她学会了平仄,对仗,押韵。她开始试着写一些小诗,“偶成小诗,清丽可诵”(《六六私乘》)。母亲的严格督教,“辛勤慈母兼师”,父亲的勤加指点,“公余退食,亦尝命姊侍侧,亲为指点讲解。偶成小诗,即呈堂上润饰,以是进境甚速”(《六六私乘补遗》)。可惜,这些在台湾的初年之作,因秋瑾随手散弃,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1890年以后,秋瑾随父母离开台湾,在绍兴小住之后,来到湖南。先在长沙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往返于常德,湘乡,湘潭等地。在湖南的这几年,是秋瑾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她写的诗词的数量,几乎占了现有诗词的一半以上。

她初到三湘楚水之间,风光秀丽的山山水水给了她充分的大自然的美丽享受,却也赋予她丰富的美感,诱发了她的创作的激情。她用笔描绘着美好的景物,那艳丽的春光,那丝丝的春柳,那潺潺的小溪,那活泼的呢喃的双燕,都被她一一摄入了自己的诗行画面之中。调子是欢快的,情绪是乐观的,诗情画意溶进了她的心灵。她在咏花木美好品格的同时,也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其中。如她咏秋菊,咏残菊,咏红莲,咏白莲,咏水仙花,特别是咏梅诗十首,更是她自己价值人生的体现。还有,她和同伴们的欢聚,作诗啊!游戏啊!踏青啊!郊游啊,多么有意义的生活,多么快乐的人生!

可是,好景不常,她逃不脱的命运已经悄悄向她袭来,父母为她订了婚。婚后,秋瑾的感情世界陡然起了很大变化,她深深的感觉到这个大家庭,在物质上虽然富有,但是在精神上,却是贫乏得很。睡

在她身边的那个男人,对诗词不仅没有兴趣,而且是一无所知;热情那么奔放,想象力那么丰富的秋瑾,一下子陷入苦闷之中,“敲棋徒自谱,得句索谁和?”“世俗惟趋利,人谁是赏音!”她的诗风从此一变,多为低沉,悲苦之音。本来就常有的思乡,思亲的心理,又加上了孤寂,愁苦的内容,使得她的诗所描述的范围更加狭窄起来,她写无法挣脱,她写无可奈何,低低的沉吟,冷冷的感叹,感情的寄托,激情的挥洒,都失去了以前那种欢快,那种轻松。她也写自然风光,不过写的多是秋景:秋风秋雨,秋树秋叶,秋山秋水,秋夜秋月,悲苦的情调,衰飒的感情,为时不过一年,竟然有天壤之别。幸好,她不久就移居湘潭。在那里,她可以自由一些,她可以出门去拜访城中的学者,名士,和朝廷中的退官废吏,有机会向他们请教,也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华。有一些赠答诗,便是在此时写成的。

二

1902年的夏天,秋瑾结束了十年的湖南生活,随丈夫来到北京。她早就听说外国侵略兵在北京强盗般的烧杀抢掠的罪行,那时她就忧心忡忡地说过:“漆室空怀忧国恨,难将巾幗易兜鍪”!再加本文开头叙述的那一幕伤心情景,使得秋瑾到了北京之后格外关心国家大事,“一寸常萦爱国心”。国家的残破,人民遭受涂炭,没有了国格,哪里还有人格;被人当做奴隶,做牛做马,她的心中涌起了不平: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东侵忧未已,西望竟如何!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

她在北京又结识了吴芝瑛,从她家里阅读了不少的新书新报,世界大势在秋瑾心中逐渐明朗起来。“天赋人权”学说,平等,自由,民主的学说,统统都灌输进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自然

淘汰”的进化论思想也常常响在她的耳边。这一切都使她眼界大开，并且很快向新思想靠拢。正当这时，她发现她那个不争气的丈夫却天天沉迷于欢歌笑舞之中。当时，满朝的达官贵人们也都庆幸着劫后余生，每日里花天酒地，追欢买笑。八大胡同一带，又是车马盈门了。他们早已把国破家亡忘得一干二净，又如同全无心肝的陈叔宝一样：

四邻环绕欲逐逐，失权割地无时止。这等人儿还昏昏，如梦如醉如半死！（《支那逐魔歌》）。

再加上王廷钧的大男子主义，时常动手打人。更有甚者，他在外边寻欢作乐还不算，还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引到家里来，他要纳妾。秋瑾不是那种专门依附于男子的女人，她有自己的人格，她有独立的精神。她气愤不过，吵闹也无济于事，索性离家出走做为反抗。后来虽然被王廷钧的花言巧语所诱，回到家中，但是已经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了。当然，她这时也有苦闷，也有伤心，她写下了反映自己心境的一些诗。不过，她还是把这一切都埋入心底。她用清醒的头脑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她用历史上著名的女英雄的杰出事迹来鼓励自己：

肮脏尘寰，有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间杰出。良玉勛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醉摩挲长剑作《龙吟》，声悲咽。自由香，常思燕；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袂。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

就这样，秋瑾怀着“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心情，扯

开了裹脚布,放了天足,昂然地走出了家门。她从女权运动入手,在兴女学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了家庭教师。她不仅要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社会,而且她还要启发广大的妇女都能够觉醒,“放足湔除千载毒,热心唤起百花魂”。

1904年的春天,对秋瑾来说,是她人生道路上又一个重大的转折。这时候,有一人闯入她的视野,这就是日本人服部繁子。繁子不时的向秋瑾讲述日本妇女的生活,她们的社会地位,她们的福利待遇,她们的谋生情况,她们所受的教育,等等。这一切,对秋瑾来说,无疑有着更大的吸引力。秋瑾已经勇敢的走出了家门,和封建思想作了决裂。这还不够,现在,她还要走出国门,走向更自由的新天地。

趁等候之机,她又一次南下探母,在上海又遇到了一桩使她思想发生变化的事情:这便是,她读到了《警钟日报》,她的思想又一次受到了震动,“存亡家国总关情”。她听见了“高撞自由钟”,她看见了“树起独立旗”,她深深感到要“革除奴隶性”,决心要“抖擞英雄姿”!

在波涛汹涌的黄海之中,望着祖国的大地,想起了七年前的一幕,不禁潸然泪下:

闻道当年鏖战地,至今犹带血痕流。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河山故国羞。领海无权悲索莫,磨刀有日快恩仇。天风吹面冷然过,十万云烟眼底收!

三

来到了日本,从初登岸的那天起,这里的一切都对产生了吸引力,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山光,水色,雪山,樱花。给她的印象是太深了:“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她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她入了实践女学校,白天上课,晚间自习。只有一个星期天是自己自由

支配,她还要赶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去会会朋友和乡亲。那里还有新书新报,可以看到最近几天的国内新闻;还有旧书旧报,可以知道最近几年的国际国内大事,比如她爱看的《新民丛报》,《清议报》,这里都有全份。还有《开智录》《国民报》等等。凡是留学生会馆里组织的活动,她全都参加了,比如日语讲习会(那是夜校补习班性质),比如演说练习会(那是一个锻炼口才的好地方),还有一份《白话》杂志,(那是练习写文章的好机会)。在百忙当中,当然更忘不了妇女的活动,她恢复了共爱会的活动,主持了几次会议,她成了东京女界的活跃人物。她感觉是那么愉快,那么兴高采烈,她告诉国内的一位女友,“风霜异国身无恙,花月侨乡乐可知!”不久,她就在李自平的陪同下,秘密来到了横滨,加入了反清的会党三合会。她还是学习制造炸药,准备实行暗杀的十人会的成员。1905年夏天从国内省亲归来,她成了光复会的成员。一个月以后,她又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誓词下宣誓,成了同盟会的一员。秋瑾真是太兴奋了!她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对着高山,对着大海,高声喊叫:

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大人处世当与神物游,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

好一个“顾彼豚犬诸儿安足伍!”秋瑾多年以来总是在寻求同调,寻找知音,“室因地僻知音少”“年年乏伴徒呼负”,“走遍天涯知者稀”“知音落落地难逢”,“马足车尘知己少”,“同调无人眼不青”,“曾因同调访天涯,知己相逢乐自偕”,“不逢同调嗟何益,得遇知音死亦甘”,得到的看似知音,实则仍不知心。因而徬徨多年,无所适从。如今,她找了真正的知音,知心,因她找到了革命的大目标,所以自然也就有了同调,这就是战斗的同志,革命的战友,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说,在北京,是秋瑾私想的转变时期,那么,到了日本,入了同盟会,

便是秋瑾思想的成熟期。

谈到这个时期的特点,那便是,随着革命目标的明确,她的诗中越来越强烈的表现出来反清的斗争锋芒和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融合,比如《感时》,《感怀》等等,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宝刀歌》、《宝剑行》等,还有稍后写的《吊吴樾烈士》,她一方面高呼“汉家宫阙斜阳里,五千余年古国死……”,一方面又要用“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一方面惊呼“炎炎世系伤中绝,茫茫国恨何时雪?”一方面却又要“斩尽妖魔百鬼藏,澄清天下本天职。他年成败利钝不计较,但恃铁血主义报祖国!”至于《吊吴樾烈士》一篇,气势磅礴,大义凛然,表现了最充分的革命精神,这是秋瑾在日本时期写的最后一篇诗,却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历史在革命党人心中的缩影,也是革命党人献身革命事业的宣言书,“前仆后继人应在”,“男儿爱国已忘身”,这些名言有着它永恒的价值,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

四

1905年末,秋瑾为了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而归国。在上海和绍兴小住以后,她来到了湖州南浔镇,就任浔溪女学的教习。

南浔虽然是湖州地区的一个小镇,但是地处太湖之滨,交通便利,商业发达,而且文化上素称先进,有多处著名的藏书楼,以及著名的文化人物,如庞莱臣等。新式学堂办得也早,浔溪公学和浔溪女学都早已成立,新思想的传播也较为容易。秋瑾来到这里,是很有一番打算的:她想在这里积蓄革命力量,为未来的革命事业作准备。

偏巧,秋瑾在浔溪女学认识了校长徐自华。相同的遭遇(婚姻的不幸),共同的爱好(耽于诗词)很快使两个人结为姐妹。两人经常诗词唱和,而在这些诗词之中,越来越多的是革命思想的表露。秋瑾从女权运动入手,倡导尽职于社会,有功于国家,反对闺阁之气,反对苟

且偷安。徐自华也乐于听她的宣传：

英雄事业凭身造，天职宁容袖手观。世纪风云争竞烈，唤回
闺梦说平权

欲从大地拯危局，先向同胞说爱群。今日舞台新世界，国民
责任总应分。

在这些诗句中，秋瑾把祖国的形势和命运同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巨大热情，因而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在秋瑾的影响下，徐氏姊妹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1906年的后半年开始，秋瑾已经转入实际的革命斗争之中，她这时写的诗较少，但是革命的激情有增无已。像《秋风曲》、《偶录旧作拙句数首即请蒋鹿珊先生吟坛指正》这两首诗，那跳动的情绪，那飞扬的激情，那有力的语句，那炽烈的语言，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会受到强烈的感染的：

金甲披来战胡狗，胡奴百万抱头走。将军大笑呼汉儿，痛饮
黄龙自由酒！

风潮奔腾复澎湃，保守急进本无派。协力同心驱满奴，宗旨
同时意气洽……天下英才数使君。据鞍把剑气纵横，好将十万
头颅血，一洗祖国腥膻尘……霹雳一声阴霾开，光复祖业休徘徊。
他年独立旗飞处，我愿为君击柝来！

诗中充满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的战斗精神，以及必胜的革命信念，这不仅在秋瑾诗中是上乘之作，即在近代诗人之林中，也是不可多得的优秀篇章！

五

那么,如何来理解秋瑾的诗词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呢?

如所周知,秋瑾是一位卓越的革命家,又是一位壮烈殉国的革命烈士,她的伟大行动已经光辉的彪炳于史册之上。人们因之而喜欢她的诗是很自然的。中国古代有“因人存诗”这样一种说法。这当然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不过,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秋瑾的诗,不仅仅是才女的诗,女诗人的诗。这是战士的诗,是革命家的诗。

中国历史上,女性而有才,而有诗,那可真是多得很,且不说班昭、左芬以下,只就有清一代而言,何止千百之数。历史上著名的女才子,女诗人,宋代的朱淑贞是很出名的了。她写过很多诗词,有一本《断肠诗词》行世。可以说是才华横溢。但是,我们翻检她的诗词之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感伤身世之作。宋朝另一位女诗人李清照,名字要比朱淑贞更为响亮,影响更为深远。她有许多诗词是关怀家国之作,不止是感叹身世而已,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李清照也仅止于关心之情而已。她们都无法和秋瑾相比。秋瑾也曾有过感叹身世之作,也曾有过感伤的心理,甚至不乏怨天尤人之作。在秋瑾生活的前期,秋瑾诗中所描写的范围也相当狭小。“小窗蛩语”、“小坐临窗”、“小坐焚香”、“小倚危栏”、“小语依依”、“小院伫闻”、“小庭花草”,以及一些咏花木,咏时令之作,这些只能是女才子之作,女诗人之作。但是,秋瑾诗词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她在不断变换着自己的思想,不断地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不只停留低回身世的水平线上。早在1896年写的诗中就流露出“绿蛾蹙损因家国”的句子,那时候她只有22岁,就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到一起了,反映了她对中日战争的关心。后来她又写出了“漆室空怀忧国恨”以及“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这样的句子,反映了她

对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一事的关心。在日俄战争初期,她写过“东方烽火几时休”以及“几曾涕泪伤时局”、“百战乾坤成感慨”这样的句子。她确实是一位“一寸常萦爱国心”的人,至于她所咏刀、咏剑,以任侠为所尚,又反映了她把自己和社会救世问题连在了一起。东渡日本以后,诗中反映的家国之恨那就更多了,像“如许伤心家国恨”,“存亡家国总关情”,“破碎河山故国羞”,“呼啸登高悲祖国”、“祖国陆沉人有责”,“祖国沦亡已若斯”,“祖国河山频入梦”,“为国牺牲敢惜身”等等,以及对“神州陆沉”,“祖国沦亡”的忧虑,神州大地早已取代了她的“小庭花草”;“拯危局”,“救时”,“尽天职”成了她的崇高理想,并且付之于实际行动,这些又岂是那些女才子,女学生,女博士,女诗人所能比得了的!秋瑾那种上天下地,纵横古今“登天骑白龙,走山跨猛虎”,还有那“以天地为炉、阴阳为炭”等等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的理想的境界,又岂是一般的闺阁诗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至于历史上那些有过战场经验的“娘子军”,花木兰、梁红玉、沈云英、秦良玉等确能临阵杀敌,建功立业,惜乎都稍逊风骚,没有自己的诗篇流传于后世,更没有那种大气磅礴的革命理想。比较起来,允文允武,秋瑾自然就专美于前了。

真的,秋瑾不单单是一个爱国者,具有爱国思想,而且,她是一个革命家,她有革命的理想,有革命的实践和革命的行动,这是她享祀万代,永为后人敬仰的原因。

其次,无需和历史比,就是和她同时代的诗人相比,秋瑾的诗作也毫无逊色之处。翻开一卷辛亥革命诗选,有不少革命家写的诗,章太炎,邹容,黄兴,宋教仁,诗作数量都没有秋瑾那么多。后起的南社诗人陈去病,高天梅,柳亚子等写诗数量都不少,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他们各自投身革命的经历,他们由担心国家前途而倾向维新,由国破家亡而转向反清革命。但是,在总体上,他们是同盟会的宣传部,他们是文字革命的一翼。而秋瑾也同他们一样,有着那

样一种经历,但是,她又多了一层,她从身受夫权的封建思想的压迫,而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由妇女解放而社会解放,进而到民族的解放。她虽然也曾信仰过梁启超,信仰过维新,但是,她几乎没有在改良派的泥淖中伸进一脚,就立刻站到革命派的队伍中来了。她始终处在斗争漩涡之中。她的诗也是这样,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人,一个女性,一个官家小姐,官眷家属,到热心办女学的女权主义者,到革命行列的志士,到叱咤风云的革命斗士,这复杂的人生经历。这一点在近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稍晚于秋瑾而为革命牺牲的江苏诗人周实,湖南诗人宁调元,他们留下的大量的诗歌作品中也都没有秋瑾那样丰富的经历。她的诗就是时代精神的总结,战斗生涯的记录。因此,推选辛亥革命时期的代表诗人,自不能不以秋瑾为个中翘楚。请听:

足紮麒麟蹶不前,匣中夜夜啸龙泉。天生材气非无意,震荡乾坤待转旋! (《感事》)

地岌天惊应一呼,斩蛟射虎徒区区。拏云试展屠龙手,血浴沧溟夺颌珠! (《探骊歌》)

这就是战斗的号角,这就是进军的战鼓,这就是弄潮儿手中的红旗,这就是革命家的心声。

真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之作! 读了它,有谁不为它怦然心跳呢!

人们曾经赞赏过秋瑾的《对酒》诗,那两句“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它表明,秋瑾战斗的精神永在;秋瑾的诗的战斗精神永在! 在近代的历史上,在近代的现实中,在今天读者的心上!